

橘



责编/张辉东
美编/何朝霞 校读/谈梁

通道转兵 (外一首)

梁尔源

通道,是一个地名
也是一条生死道
此道,乃非常道

当月黑中挂着悬崖绝壁
风来时已闹草木皆兵
一簇星火在通道中徘徊

毁灭与重生
都在暗示这条路
白色版图上
箭头都射向这条路
雾瘴和疑云中
是一条道走到黑
还是掉转头
去追逐挂在天边的那颗星
闪电成了瞬间的选择

揣着星光的人
虚实中凝神
那一行脚印在孙膑的筒腋上
拟进着行走
有一只手持一个红色箭头
在罗盘上扭转

通道的曙光孕育出初犖
晨曦中放射的那道光
让天空豁然开朗
通道与运道巧然连接

如今,站在铺满鲜花的大道上
目光总会回望
来时的那条通道

红军标语

光阴养出包浆
但笔画中残留的星火
仍能映照出燎原的骨骼
镰刀和锤子的题跋
被腥风血雨遮盖
那铿锵的音节
还在瓦砾旧墙中跳动
草淡的墨色
有西行的足迹
那支笔走出的剑影
演绎出百万雄兵
承诺是雪山的反光
号角已穿越时空
那些擦不去的字句
又在一部新的传奇中奔走

书伴人生

刘力

书架平整排列在书房,众多书籍静静伫立,如沉默老友。从四岁时摩挲的第一本连环画,到花甲后再添的老年养生书,半个多世纪的添藏,记录着岁月流转,也镌刻着我与书相伴的人生轨迹。数次迁徙辗转,行囊可简,衣物可换,唯有这些书始终不离不弃,成为生命中最安心的陪伴。

童年,村里一位教过私塾的老人,见四岁的我盯书入迷,赠我一本古代神话连环画,那斑斓画面与跌宕情节,如一束光照亮了我的童年。那次与书初遇后,连环画成了我最珍爱的宝贝,集市上的半间书店是常去之处,冰糖甜酥,零食诱人,皆抵不过翻书的沙沙声。如今想来,山坳里的读书记忆虽如尘屑远去,但那份纯粹热爱,仍如天籁般清幽明净。

年少渐长,连环画已难满足求知欲。当老师的妈妈便从图书馆借回厚书,爸爸也常带回单位书报刊。从高小到初中,我如饥似渴读完《红岩》《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数十本小说,还有《人民文学》等刊物。灯下熬夜读书,眼睛虽近视了,心灵却愈发充盈。那些书籍为我插上翅膀,让思想飞出大山,自由翱翔。

上世纪八十年代,琼瑶、张爱玲、金庸纷纷走进了我的生活。身为理工科大学生,课余时间却几乎被文学作品占据。路遥的《人生》读了三遍,金庸江湖、琼瑶柔情让我沉醉。幸有良师指教,引我边读边写,拾起《大学语文》,研读《新闻与写作》,与《意林》《读者》《杂文报》为友,文字见诸报刊渐多,带来的喜悦让大学生生活充实,也让我坚信读书与写作是人生最美修行。

参加工作后,单位的图书室成了我的好去处,单身的我将业余时间悉数投入,婉拒了很多春游、逛街邀约,只想在书海遨游。无数夜晚,一盏台灯、一杯清茶、一本爱书便是全部世界,灯光下,沉浸文字,忘却孤独,收获成长。自中学养成的摘录习惯坚持至今,已摘录数百万字,曾让办公室保管员疑惑为何频繁翻笔,见了厚厚的摘录本方恍然大悟。

数十年来,除幼时遗失的连环画,从课本到各类书籍,我皆分类收藏,整齐摆放。在我心中,这些书是最珍贵的财产,极少失落。朋友借书遗失,嘴上说没关系,心里却如丢了珍宝。工作配发的学习书,朋友签名的著作,读书时的课本课外书,加上自购书,日积月累竟撑起了满满一间书房。

每读一本好书便展笔抒怀,记录感悟思考。只是书越来越多,时间却愈发对我吝啬,许多书尚未细品便已泛黄。我常为那些有大把时间却不愿读书的人惋惜,“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并非虚言,只是未能静心体味到其中的乐趣而已。

父母去世后,我只带走了爸爸的地质书籍、手稿和几块石头,带走了妈妈的医药书籍及《银暮歌声》《战地新歌》等歌本。这些看不懂的专业书,磨损的歌本,在我眼中是巨额财富。翻开它们,父母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思念如风如雨,蔓延绵长。这些书籍承载着父母的智慧与热爱,成为我与他们之间最温暖的情感纽带。

如今,纸媒与纸质书渐被电子产品取代,碎片化电子阅读成了主流。我却依旧固守守护藏书,坚信沉浸书中的人最幸福最快乐。读书能增人魅力,而读者的热爱又让书籍有了永恒意义。退休后打造专属书房,闲暇时坐入书房,随手捡起一本,心游万仞,往事如潮,与书相伴的日子清晰如昨。书中意境依旧动人,激励人心的文字仍能赋能。



边陲小院的年

谭谈

春节临近的时候,我们旅行的脚步,走进了边陲小城瑞丽,住进了这个边陲小院——翠湖一号院。这是一个刚刚建好的小院,坐落在湖边。一栋栋高楼,因为刚刚落成,阳光下去,漂亮、挺拔。楼顶上,阳台上,都长着花草、小树。小院内,更是耸立着特色独具的椰子、棕榈等南方热带景观树木。整个院落,生机勃勃,充满温馨。

这时候,故乡传来越来越浓的“年味”,涟源桥头河的郭辣妈主办的新年杀猪宴,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令人羡慕不已。也就在这时候,我们收到通知。我们入住的这个边陲小院,也将主办2026年首届邻里新春欢聚的杀猪宴,邀请全院业主参加。通知中说,参加者每人收费十元。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则免费。对我们这些临时入住在此的旅居者,也一视同仁。看到这些温暖的文字,心里能不暖吗?

次日,小院坪地上,摆上了数十张餐桌。立起了一块块宣传牌,布置出一派温馨、祥和、欢乐的节日气氛。卡车拖来了两头大肥猪。大家忙着,笑着,场面忙乱而温馨。

瑞丽,属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傣族、景颇族聚居区。又紧邻缅甸,少数民族与东南亚风情极浓。我是第二次来。上一次闯入这座小城,留下太美、太深的印象了,诱惑着我们再次前来叨扰。

入住翠湖一号院,是上次旅行时认识的一位老乡朋友为我们介绍的。他叫彭鸿,一个落户在这座小城三十多年的娄底双峰汉子。他精明能干,热情好客。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这座小城,他人脉很广。他年轻时爱好文学,所以对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极为友好。

我们一行七人,有三对夫妻。只有摄影家严伯霖是单身。我们住在小院二楼楼的两个两室一厅的住宅里。室内设施齐全,房间装饰不俗,令人满意。

入住仅仅一天,我们就感觉到,小院里人情味爆棚。院里有一个业主小食堂,对我们刚入住的人,发了三天免费的“体验券”。菜品全用一个小碟一个小碟盛着,每餐十多个品种,可任意挑选。最贵的也只要四元钱。小菜则只要一元钱。吃上一顿,不上十元钱。且明确规定,对八十岁以上用餐的业主,免费。

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注意。第二天来用餐时,一个收费台的小伙子过来问我:“大爷,您今年多大了?”“八十又二。”我答。

他把我引到一个特别的餐厅,这里摆有两张长桌。桌子上,立有一块木牌。上书:敬老席。并标示:八十岁以上的长者免费。再举头细看,只见这里的墙上,赫然写着四行大字:敬老为德,尊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顿时,一股暖流,便涌上了我这个八十开外老头的心头……这不是省几块钱啊,令人感动的是主事者的这种精神!

一月二十二日,手机上就出现了一条短信。这是一个邀请函:2026年首届邻里欢聚杀猪宴,定于一月二十五日晚餐举行……

下午六点,杀猪宴准时开席了。这里的太阳升得迟,落得晚。下午六点钟时,太阳还明晃晃地挂在高空。暖阳下,四五十张餐桌边,四五百业主相聚在一起,欢声笑语在小院的坪地里荡漾,几多的暖心、惬意啊!

我们在这边陲小城,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小院里,过一个特别的年节!

满屋子的欢声笑语

洪佑良

岁末的风裹着年味吹进村落,平日里冷清的乡野,像是被突然唤醒,一下子热闹鲜活起来。在外务工的人们,踩着年关的脚步陆续归乡,摩托车的轰鸣、汽车的喇叭声,打破了乡村长久的静谧。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贴上了红彤彤的对联,一些农户在地坪上架起竹竿,挂着刚杀的年猪肉、还滴着水的鲜鱼,样样都透着年的欢喜。孩子们攥着零星的鞭炮,追逐嬉闹,清脆的炸响在空气里散开,将过年的氛围一点点搅得浓稠。

乡邻们聚在火房,围着火炉闲话家常,说得最多的还是在外打拼的酸甜苦辣。小张是村里少有的美术生,在城里的广告公司做设计。他捧着热茶,语气里满是疲惫:城里的日子,总有画不完的设计图,改不完的策划案,熬夜加班是常态。挣的薪水不算微薄,可柴米油盐、房租水电,样样都要钱。租来的狭小公寓,不过是遮风避雨的住处,没有烟火气,没有归属感,从来都算不上真正的家。这话像一根细细的针,轻轻扎在每个人心上,围坐的众人都沉默下来。

小罗接话头,说起在广州做外贸的感受:日子宛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行情好时,订单雪片般飞来,忙得脚不沾地;行情差时,货物积压在仓库里落满灰尘,老板愁眉不展。他边说边比画,双手在半空顿了顿,又无力地落下,个中艰辛,尽在不言中。

就在众人沉浸在异乡的无奈时,小何轻声的一句话,却像一束光,瞬间点亮了所有人的眼睛。“明年,我不走了。”她笑着说,就在自家的屋里,架起一部手机,做直播带货。

“做直播带货?”有人一脸的惊讶,“你行吗?”“有什么不行的,我就是做直播,没那么神秘。”小何人长得水灵,是村里的美人,大学毕业就去了省城。“就卖山里纯天然笋干,卖醇香浓郁的茶油,卖熏得金黄油亮的腊肉,城里人最喜欢乡村的土特产。同时再搭配些新潮的时装,什么顺应市场,乡亲们要什么我就卖什么。”

这番底气,源于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浏阳市开展乡村三年环境整治行动,曾经坑洼的泥土路,如今拓宽硬化,平坦通畅;一盏盏路灯沿路而立,将夜晚的乡村照得亮堂;一个个幸福屋场错落有致,白墙黛瓦,绿意盎然;配套的环保设施一应俱全,经过长久的教育引导,乡亲们早已改掉随手乱扔的陋习,村容村貌整洁清新。沉寂多年的故土,褪去了陈旧的模样,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乡村不再是落后和脏乱差的代名词。每到节假日城里人就往乡下跑。

小何的想法,立刻得到了伙伴们的热烈响应,几人围坐在一起,越聊越起劲,越说越心潮

澎湃。学设计的小张率先请缨,负责团队的策划与包装,多年的专业理论与职场经验,让平台打造、视觉设计、品牌推广都能得心应手;做过外贸的小罗主动担起产品甄选的重任,手里积攒的近千种产品资源与渠道,能为直播选货保驾护航。从直播流程到产品定位,从宣传推广到售后保障,都有完整的方案。

他们的热血与憧憬,深深感染了我。我望着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由衷感慨:打工何必去远方,创业也能在家乡。如今互联网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信息畅通无阻,世界被紧紧连在一起,广袤的乡村田野,同样是施展本领的广阔天地。

小何忽然一拍额头,笑着拉着我的手:“光顾着聊天,倒把您忘了!您在媒体工作,见多识广,我们要请您当顾问!”我连忙笑着摆手,顾问之名实在不敢当。时代的浪潮已把我们卷得分不清南北了,未来属于你们年轻人。当然,只要你们需要,我会倾尽所能,为你们搭一把手、出一份力。

话音落下,满屋子的欢声笑语在乡村的上空久久回荡。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邮箱: cswsyb@163.com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湘江写意

溧雪

水退痕生

汀渚向世人敞开心扉,令我驻足。你必须以画家的视角、书法家的触感,凝视这季节独赠的奇异——湘江一年一度的坦诚相见,就像健身达人一样褪去上衣,将硬朗的肌理全然展露。

那片浮出水面的汀渚,弯曲的轮廓若抛入江心的船锚,又似盘绕的鳄鱼正微启下颌,而垂钓人恰好坐在“鳄鱼”之上,鱼竿轻挑,浑然不觉自己已成为风景的注脚。人说二月的汀渚藏着鳄鱼般的神秘印记,是船锚遗落人间的剪影,更像瘦金体书法在大地铺展,笔锋坚硬,墨痕苍劲。它们终年沉于水底,深冬只借枯水季节作短暂的亮相,连旁边几个垂钓人都成了这展示的一部分。让单调的冬日江河漾起诗意的涟漪。谁能画出鳄鱼未干的水痕?谁能读懂江涛写就的狂放无羁的草书?

一支无形的彩笔已在我心底勾勒,那是湘江的印象派水墨,润着坦荡与艺术的光。诗人踏岸而来,见江水铺开清澈的稿纸,择取最柔美的语言,让万千诗篇如莲花般从江心到江岸荡漾绽放。

滩涂低语

阔大,平整。刚被水流熨平的滩涂,像北大荒翻耕后的沃土,而孤树兀立其间,活成一幅孤傲的油画。靠近芦苇荡的泥土裂着纹,如风干的鱼鳞,隆起的龟背,每一道缝隙都藏着水的记忆。

摄影发烧友扛着“长枪短炮”,形成围拢之势,镜头追着年轻的女模特,快门声与风的絮语交织。无垠滩涂,枯黄苇荡,开裂的泥土,都印着他们执着的目光。远处的湘阴路大桥下,两个孩子正在放风筝,镜头拉近时,桥身已瘦成一条简约的直线,横亘在天与地之间。谁会成为岸边的树?人自在行走,树静默生长,一树飞鸟驮着鸟鸣落下,给冬日滩涂添了几分灵动的生气。

干涸的滩涂在风里低语,渴望重回水的怀抱;我渴望江水漫过堤岸,将阔大与柔软一路铺向遥远的北方。

岸畔生息

有人的地方,便有风景。年轻人健步如飞,跑者带着一阵风掠过,骑行者的车轮碾过落叶,让湘江的心潮随脚步跳动起伏,两岸树木花草也似在飞翔。

古老的湘江流淌,年轻的跑道延伸,出发是向明天的奔赴,终点是崭新的开始。江面上游轮破浪而行,橘子洲头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船过江水拍岸,浪花叠成细碎的银链。采摘野菜的人们在芦苇荡中穿梭,笑声漫过江面,抚平水纹的褶皱。远处芦苇荡在风中摇曳,似在丈量湘江的深邃;对岸岳麓山如慈父静坐,将江上万象千景尽收眼底。鸟儿栖于枝头,黄昏便多了几分雀跃;江边几个散落的垂钓人,是否正坐在时间的烟波里,钓起千年的垂钓?麓山为父,湘江为母,山水相依,万物皆安。如今多少异乡人,都把长沙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天空是鸟的归巢,江河是鱼的家园,而我在故乡冬日暖阳里,做最幸福的归人。

桃之夭夭

肖琼

长沙的春,是从桃花岭的桃枝上醒来的。

一条蜿蜒的盘山路两边,一树一树的桃花亭亭玉立。站在桃林边缘,看那粉霞般的云雾自山脚漫起,渐渐浸透了整片山谷。漫步石拱桥,桥头的大树枝丫上还挂着半弯残月,几颗星星,一条清溪见底的小溪从拱桥下蜿蜒而过。临河照影,斗笠边缘垂下的轻纱被风撩起,露出半张被薄纱遮掩的脸——我瞧见自己不再青春的容颜,弯出了春天的笑窝。几朵桃花随着流水淘气地靠近,蓝天的倒影也在水里,粉色衣裙,粉色桃花,月白纱幕,浅蓝夜幕,在水中融汇成了春天最明媚的画卷。丢一颗小石子,就荡漾起一圈圈的涟漪,粉色、白色、黄色揉碎了,交织着,是奇妙的万花筒。苔藓匍匐在桥墩,跃跃欲试向着春天蓬勃勃勃地生长。山风徐来,空气中有清润的花香。几声婉转悠扬的鸟鸣洒落在空谷里,越发显得山谷的幽静。走到河对岸,山径蜿蜒,每一步都踏碎了满地落英,惊起几片花瓣,打着旋儿落在青苔斑驳的岩石上。

转过一道山梁,雾气渐浓。这雾气来得蹊跷,不似晨雾那般湿润,倒像是桃花自身蒸腾出的气息凝结而成,朦胧中透着几分醉意。山径蜿蜒向前,消失在雾气深处,不知通往何处仙境。

朝阳从群峰间洒落万缕光华时,我立在桃树下,粉色衣袂被风掀起,也如一朵将绽未绽的桃花。抬起手,指尖轻触飘落的花瓣,落屏息以待,免得惊醒了沉睡在花蕊里的春魂。远处山峦淡得几乎要融进天边的浅蓝里,唯有这桃花浓得化不开,枝头缀满的桃花与盛放的繁花,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我忽然明白古人何以要用“灼灼”二字形容桃花——那颜色确实柔亮得灼人眼,却又在灼热中透出几分娇弱,让人不敢逼视。

山石嶙峋处,一面大圆镜嵌在岩缝间。镜中映出个红衣身影,正仰头望天,姿态优雅得

如同要乘风而去。更妙的是镜面倒映的拍摄者举着相机的身影,恰好构成了画中画。桃花枝丫斜逸而出,花朵疏密有致地缀在枝头。这圆形镜框恰似古人用的团扇,将春色裁作一帧精致的插图。我忽然想起《牡丹亭》里“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唱词,此刻倒觉得,不借这面镜子,又怎知春色如此玲珑?

大片桃花海在眼前铺展,粉色花朵层层叠叠,远望去如云蒸霞蔚。有穿着淡绿汉服衣衫的女子立于小径中央,右臂微抬,指尖似要拂开眼前的粉雾,又似要拢住飘至鬓边的花瓣。桃树在小径两侧蔓延,枝头花朵稠密得几乎看不见一片绿叶。穿渐变粉白汉服的女子侧身而立,衣袖与花瓣几乎要融为一体。她身旁的岩石布满青苔,苍翠中透着几分古意,与鲜艳的桃花形成奇妙的呼应。我忽然想起一句诗:“桃花灼灼斗春芳”——这“斗”字用得极妙,不是争奇斗艳的俗气,而是带着几分娇憨的较劲,仿佛这些桃花非要与春光比个高下不可。“似匀深浅妆”一句更见匠心,说这桃花的颜色像是精心调配过的妆容,深浅得宜,浓淡相宜,连最挑剔的画师也要叹服。

最后一处桃林里,簪花女子站在大石头旁,手持物件微笑,四处的桃枝构成框架将她框在花海中,背景的蓝天白云成了最纯粹的陪衬。那块突兀的大石头非但不显突兀,反倒为画面增添了几分野趣,像是天地特意安放的镇纸,压住了这满纸春色,教它不致随风飘散。

暮色渐起,我站在桃林高处回望。整片山谷仿佛被桃花点燃,粉色的火焰在暮光中摇曳。山风过处,落英如雨,我伸手接住一片,花瓣背面竟藏着极淡的纹路,像是大地的掌纹,又像是时光的印记。回望远远的梅溪湖,点点灯火次第亮起,与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远处欢闹声隐约传来,而我心中却只余一片寂静——那是看尽繁华后的宁静,是历经绚烂后的平和。春日这场盛宴,终究是要散的,但那些花瓣落在心里的痕迹,却会在往后的岁月里,每每想起,便又是一番花开。



杨杉 供图